



若未曾孑然缓行过月下狭长的田埂，便不知逡巡往来的辛酸；
未曾亲手拂动过依依轻摇的麦穗，
便不晓那纤腰之上承载了怎样的分量。

与万物的邂逅，
像是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在擦肩而过的瞬间，
偶然交换了彼此的眼神——倘若有所因缘，
那么，哪怕只得一秒，也可称作凝望。



浸种，插秧，锄草，戽水……
劳作的声音，到哪里都像平易的诗。
既述豪情，也断忧伤。

谢镇远 / 著

于是，
我们在对道德的感化和人格的历练中体验人生，
在对公式的套用和定理的暗记中改造自然。

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真正的神秘，
不是世界怎样存在，
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世界是这样，这是科学问题；
世界为什么这样，这是宗教问题。

人们甘愿受洗，正是为了寻求蒙蔽。
将良心交给上帝。
人们便能更好地处理手头的事。

万物有灵，
以它们的牺牲，
成全了人类生命的完整。
因此，
这句话不是对热情款待的客套，
而是忘之不渝的感戴。

而当人们用文化与血脉编织出族群的樊篱时，
一面将自己投入了外化的牢笼，
一面又为自己寻得了精神的家园。

几何语言学

jīhé yǔyánxué

天空与大地的诀别给予我们上下，而星辰与泥土的依偎赐予我们四方。东方并不是相对于其他方向而被置于此处者，它是旭日升起的地方，我们被唤醒，从而行走在操劳的路上。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几何语言学

谢镇远/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几何语言学 / 谢镇远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29-09952-7

I. ①几… II. ①谢… III. ①语言哲学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191号

几何语言学

JIHE YUYAN XUE

谢镇远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王晓静

责任校对:何建云

插 画:谢镇远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8.25 字数:210千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952-7

定价: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次提笔写些什么东西的感觉就像是初恋时的告白。越是有深深的爱慕躲在心中就越是说不出口，愈是有精巧的构思藏在脑里就愈加下不了笔。谨慎的写作，如同青涩的启齿，都是需要爱与勇气的。和斯宾诺莎的《几何伦理学》一样，书的名字虽然取做《几何语言学》，却既不关涉几何，也非专述语言，而是以后者这一最为日常和平实的事物作为楔子，来引出哲学的隽秀与深长。

之所以将语言和几何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既非平面的摹画，也非片面的透视，而必然是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后的所得，通过零碎的命名，我们重组起对世界的认知。人无须借助几何学的定理，就能具有几何学的精神；人也无须通过哲学这门学科，就能进行哲学式的思索。

哲学首先不应当是由枯燥的词语所罗列而来的玄虚，那样做不但不会予人以向往，反而让它腐烂在纸堆。同时，这样的学问应当虚怀若谷，去宽容地接受一切灵魂饱满的爱智者，而不应只是学究们的专长。因为哲学是关于我们的整个生活，关于我们对世界的态度的，这不当也不可能复杂的。

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的结果是简单的，任何人都能享受

到，但它的过程却是复杂的——我可以驾驶汽车风驰电掣在宽阔的大道上，但我甚至不知道一颗小小的铆钉该如何打造。而哲学，却恰好与之相反，它的过程是简单的，它就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存在于人每时每刻对于思与事的流露，存在于潜移默化不经意的感悟。但是，它的结论却不可避免地深邃，哲学之果不能为人所轻易品尝，因为它必然包含着那位思考者经年的参透。

因而，哲学绝不会是公式，这里没有浓缩的真言，只有饱满的修行，其精义不在阅读而在思辨。即便一个人博览群书学贯古今，只要他的心灵还始终停留在对记忆的沾沾自喜上，那么我将很难称他为一哲学家；但只要一个人对智慧充满热爱，对一花一木都饱含情愫，那么，当微细的万物拨动他心弦的刹那，他已经至少是一个哲人了。科学教人懂得如何去利用世界，而它使人发现世界本身，科学为我们许诺相对的知识，而它为我们许诺真实的幸福。

哲学不应是遮蔽，而必须是揭示。它本当最接近于生活，而如今却囿于卷帙累筑的高墙。唯有让哲学重新回到生活的原点，回到人们最初的好奇与向往，我们才能洞开阖闭已久的心门，重拾曾经遐远的想象。而这样的哲学自然可以比诗歌还风花雪月，比散文还随心所欲，比家书还充满人情，比经文还博雅绵长。

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

告白

I.楔子

语言之源 /3

语言之流 /7

前苏格拉底时代 /9

后苏格拉底时代 /12

前期维特根斯坦 /16

后期维特根斯坦 /19

II.分割

语言就是分割 /25

语言不是工具 /27

语言并非思维 /35

语言何以分割 /48

它与文化的缠绵 /49

语言破碎处 无物存在 /63

语言如何分割 /71

静物 /73

举动 /77

形容 /87

关联 /99

III.世界

世界之为世界 /107

作为宇宙的世界 /110

目
录

J
I
H
E
Y
U
Y
A
N
X
U
E

空间以及无限 /113
时间及其流逝 /123
作为世界的宇宙 /131

同一性 /134
忒修斯之船 /140
晨星与暮星 /150

赤子 /155
听闻 /158
言说 /166
母语 /172

不可知 /176

IV.重组

指谓 /185
其所指 /187
其所用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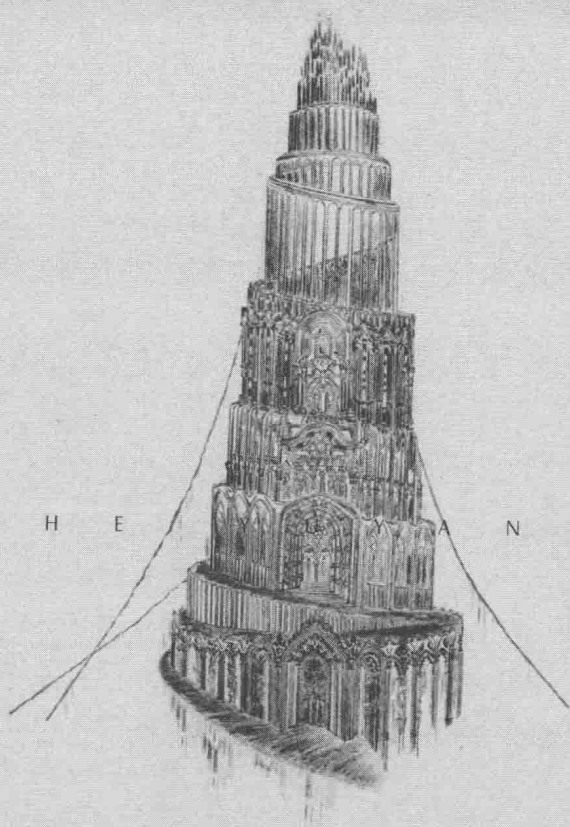
语法 /196
法度 /197
内置语法 /203
天、地、人、无 /206
起源 /221

异语 /225
翻译不能 /227
汉诗、俳句,以及十四行诗 /236

出典 /253

I. 楔子

J I H E A N X U E



J I H E Y U Y A N X U E

语言之源

如同苏格拉底将万物众生之名归于诸神的馈予一般，远古的人们似乎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来看待那些充盈于空气之中的振动，刻满在石板之上的沟壑，以及那占据整颗心灵的遥远思念。这种自然而纯粹的情怀，却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不经意间流露出人们求知本源的欲望。

自亚氏之后，修辞在古希腊成为一门艺术，并深深影响着罗马人在雄辩上的执着；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先秦的人们早已开始了对修辞的探索。这门学问在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去运用语言的同时，也令语言成为了异化人的工具，一如分工与私有财产对劳动的异化。自此，在人与人的杂谈间，有了雅言与俚语之分；在情与意的舒散里，有了白雪与巴人之别。任何人都能轻易穿上他人的衣裳，却不敢贸然拾起陌生的言语。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真正的神秘，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¹亘古以来，真正困惑人们的也并非是语言的使用，而是它的由来。

为此，有位法老做过一项意味深长的实验。他将两位呱呱落地的婴儿交予牧羊人带至一处与世隔绝的山上抚养，牧羊人只管每日给食

却不与之言语，经年后某日，他们突然开口说话，喊到焙稞思(bekos)，这在腓尼基语中是面包的意思。由此，法老断定，世上最古老的语言乃为腓尼基语。这似乎又证成了人类关乎语言的天性早已先验地为神灵所加护，而不因屡屡出世而消弭。

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人们又开始重新将言说的冲动与觅食的欲望联系起来，并赋予其以思辨的力量。据此学说，语言源起于与语音相伴随的手势，如当我们面对美食时会情不自禁地掩腹舐唇，姆姆自喃，特别是当先人还未受化于礼教而毫不掩盖其自然倾向时。然而随着语言学逐渐演变为一项实证的科学，比较语言学家将此作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把这些各自营造的空中楼阁停滞下来。尔后，巴黎语言学会更是明确禁止对语言起源的追问，这似乎宣告着人们对此所进行的不懈探索，最终不得不从对理性的自恃和科学的狂热回归到诸神的恬静之中去。对于真知的渴求有赖于上帝的全知和垂青。

“世界是这样，这是科学问题；世界为什么这样，这是宗教问题”，二者的隔阂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它们对世界的观察。科学的体系树立于庞杂的概念，它自下而上向我们展示出人类的伟大和睿智，故而在这一切都是工具；宗教的教义则定基于坚实的信仰，它自上而下向我们展示出人类的渺小与无知，故而在这一切都将受造。这种排他的情结引领我们入先入为主的见地，从而完成一种蒙蔽。

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如果能客观地抓住上帝，他又何必要信仰它。试图对上帝进行证明，这本身就是反上帝的。如果说宗教和科学的区别仅仅来自于它们所处理的问题的不同，那么这种区别不会大于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区别，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区别。人们甘愿受洗，正

是为了寻求蒙蔽。将良心交给上帝，人们便能更好地处理手头上的事。

如果说宗教是一种蒙蔽这容易令人理解，那么科学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进行蒙蔽的呢？对此，我引用威廉·巴雷特的一句话：“中世纪的人们在写出计算结果时还会一并写出其演算过程的确证，而现代人对其在干的事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能够顺当地运用那些抽象的观念就行，这种驾轻就熟地生活在异常抽象水平上的能力乃是现代人力量的源泉。”²

如果说宗教是对结果的蒙蔽，那么科学就显然是对过程的蒙蔽。这种蒙蔽如何是需要的呢？首先它绝不至于是歪曲。它仅仅意味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亦即不做追究，这本身是无关对错的。对结果的蒙蔽使得人们无须去追问结果的确实性就能参与到了其过程之中去，对过程的蒙蔽使得人们无须去论证过程的严密性就能直接运用到其现成的成果。于是，我们在对道德的感化和人格的历练中体验人生，在对公式的套用和定理的暗记中改造自然。否则，人性是经不住推敲的，而知识也将难以累积。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弃真理于不顾。在通往真知的途中，行不苟容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心境始终是必不可少的。

蒙蔽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让人以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但其目的最终仍是解蔽，使真理大白于天下。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说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它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对一切领域做最初的解蔽。否则，单纯的蒙蔽就只能使人无知。

自然现象及社会本身是现成的，故而从哲学中，远古的人们分化出了宗教，它预设上帝是存在的，而我们要过充满神性的生活。自然规律及其联系是客观的，继而从哲学中，后来的人们分化出了科学，

它假定前人的发现是可靠的，而我们要发挥工具的力量。但在此之后，哲学并不影绰身退。

对不同之处的蒙蔽使得宗教总是在阐述自身的同时对其流派进行正名，从而回溯其本源；科学总是在构建自身的同时对其局部进行修正，从而实现其发展。这样的特性导致它们很难依靠自身的改善而得到矫正，科学不断地添砖加瓦，宗教一味地还原经典，这使得它们愈来愈积重难返，由蒙蔽而成为一种蒙混。于是，哲学的干预有待被呼唤。它不但让我们去积极看待新事物，也令我们重新审视旧事物，寓新于旧。

哲学的信念在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掩盖着的。它之所以成其所是，首先是因为它被摆在我们面前。它如是存在，这本身就是对它最好的解蔽。哲学需要概念，却不依靠概念的累加；哲学需要信仰，却仅限对真理的渴望。对作者而言，其价值唯存于运思之时；对读者来讲，其意义只留在寻思之间。故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它只是让我们去看，让一切回到事物的原点。正因如此，每一位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都是从最基础最明白的部分入手，在批判中论其所述。哲学的思维是推论和反省，正如科学的思维是发现和利用，宗教的思维是相信和服从，这构成其各各本质之所在。

任何事物都作为其自身而显示出来，因而我们能够看；任何事物都内在于其中并通达其所在，因而我们能够想。一切学科的发达都有赖于哲学对它的先行开辟，否则我们就只能安于现状而难以深入。语言作为一种古老的学问，已使得分隔各处的人们充分从它那里分享到切实的好处，但只要还有许多发问仍被搁置，许多发现仍在表面，那么它就是不完备的。故而有必要在哲学上对其本质进行厘清。为此，我们首要就是看，由表及里地看。

语言之流

语言远比文字要神秘。早在楔形文字被刻印在两河流域的泥板上之前，人类就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运用其独特的嗓音来表达对于生存的渴望和自然的敬畏了。然而文字在诞生之初就已然不朽，语言时至今日却依旧空虚。在第一台留声机出现以前，再美丽的话语也只得在昙花一现的孤独中死去。我们可以观摩圣人的字迹，却无法聆听先哲的声音。

语言同时又是普遍的。除了我们持续不断呼吸着的空气，再没有什么可以比它更让我们习以为常。当我们要在喧嚣中发上一阵呆时，些许的思绪却按捺不住；当我们想掩住耳朵关掉杂音时，内心的倾诉却挥之不去。但就是面对这样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却一无所知。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一无所知。

越是确乎不拔的东西，越是显得神秘莫测。对每个人而言，我们自己是神秘的；对于宗教徒而言，其所笃信的教条是神秘的；对于哲学家而言，构成世界的基础是神秘的；对于科学家而言，那毋庸置疑的公理是神秘的。

一样事物越是飘忽不定，相应就越易为人所掌握，因为它的神秘

来自于我们的虚构与妄想，产生于人性的动摇之中，一旦我们变得坚定，那曾试图奴役我们的隐蔽基础也就在理性的祛魅下解构了。而任何事物，一旦显得确然和肯定，人们就手足无措，因为其存在立基于自身的正当性，而非来自于人的授权。它既非演绎推导出的结论，也非归纳总括到的成果，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直观的命题。

旧时的学者将语言比作自然有机体，认为它如物种的演化一般，总是从原始的孤立阶段经过黏着的过渡而发展到完善的屈折阶段，它在竞争中发扬，并因竞争而死亡。然而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也存在着最晦涩的语法。“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咕哝，但实际上它们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多。”³

因此变化，并不意味着进化，否则，我们就须得承认，铭刻于十二铜表上的卓越精神只有被时髦的说辞所重铸才能弥显珍贵，蕴藏在四书五经中的深厚哲理唯有为今人的话语所改写方能踵事增华。当今时的译文在完成最初的启蒙后，细心的人们便总是怀着对原文的忠实，在历史的沉淀中去寻访最地道的精神。

语言在变化和发展，并非因为它有着进化的本能，而是来自对新事物冠名的现实需要，人们对于新奇感觉的追求，以及不同语言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发生变化的本不是语言，而是语言所面临的世界，那个言说着的人们所理解的世界，而非是透过任何生冷的字眼所揣摩到的世界。

将语言贴上优劣的标签，会让人变得冷血起来，使得我们漠不关心那些濒危语言的堪忧状况，忘却母语与民族文化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忽略语言中所包含的比沟通还重要得多的本质因素。在这样的盲

目之下，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开始参与到了巴别塔的重建中去，日益趋同的语言，日益趋同的文化，日益趋同的世界观，带给我们的是精神的匮乏和自我的缺失。

我们自以为是主宰，却因此做了奴仆。

前苏格拉底时代

当毕达哥拉斯把自己称作是追求真理的爱智者时，哲学（爱智）就已经不能与语言相分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哲学问题的探究有赖于人的说话，更是因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需要由语言来传递。哲学家们对于语言本身的浓厚兴趣，并非是肇始于语言学转向，不管他们是否在意，语言问题都在其身体力行的推动下贯穿了整部西方传统哲学史。

巴门尼德是最早开始通过思想和语言来推论整个世界的人。在他看来，经验的世界如梦幻般变动不居，唯有理性的思维方能把握真实的存在。而此种存在，不同于我们的感官所直接感知的那些影像，它是永恒的，形而上的，是超越，是一。这个被巴门尼德描述为把一切都囊括其中而不可分割的球体，只有在置诸语言的全视之下，才会卸下最后的伪装。唯此，不可自明的真理才能被揭示出来。因而，语言和存在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既而，只有存在才能被表述，不存在则不能被表述。

当我们视此句为箴言时，那么我们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真理之道，“一条乃它在，且不得不在之道”；而当我们待之若草屣时，我们就会彷徨在由偏见所罗织出来的意见之道上，“一条乃它不在，且必然

不在之道”。

与巴门尼德在序诗中借正义女神之口去区分真理与意见之道不同，普罗泰戈拉在《论神》的冒头就写到，关于神，我既不知道其存在，也不知道其不存在。他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

与工业革命前教会的森严相比，当时的人们在民主政治的熏陶下可以轻易地去质疑诸神。那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灵，虽然高高在上，却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万有的，他们不只是有着人像，也会像人一样去嫉妒，愤怒，耽于情欲。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无神论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生根了，它源于形容词阿瑟厄斯（atheos），意即不信神的。

远古的人们以标新立异来彰显自己的卓识，而对于生活在基督教世界里的善男信女来说，无神论者一词则是一种侮辱，是不荣誉的徽章，一直要到十八世纪末，才会有几个欧洲人觉得有可能否定神的存在。在他们眼里看来，普罗泰戈拉的确是位离经叛道之徒，他不但著书立说，把他的不信心拿来四处炫耀，甚至还口口声声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

或许那些曾信仰万神的异教徒在当时的一元精神图式中，和无神论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是把人置于如此显著的高度，这在欧洲大陆的机器开始轰鸣震天地运作起来之前，的确是前所未见的。然而历史的确是给多了他以眷顾，这句格言非但没有在奚落与仇视中泯灭，反而在与人道主义的交辉中愈加振聋发聩。“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在。”仿佛于此，人早已不是什么受造物，并且还自己当了造物主。但普罗泰戈拉不是要以此来赞美人，而是试